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壽永嘉王長公暨林夫人偕老序

始不佞學禮入官守司馬署永嘉王郎由禮家起筮仕職方郎之恂恂叩之吶吶徐察之則葆真敦朴質有其文不佞齒之鴈行相視默契時諸郎習豪舉競游閒王郎退而繙書務博學以經世應門僅更童僕帷簿虛無人同舍言育德故席門裀且友琴瑟郎署非遲久不徙何索居而遠雞鳴王郎則以南北日操

兵分晢胼胝不暇果請以獨身狥事寧喁喁與妻子
俱且先大夫倣盧孤懸海上守望相保終歲無寧居
上而粢盛之田下而弓冶之業則自梱內攝之矣已
未王郎挾經術校士南宮尋奉 命薊門視師多所
更定往不佞謂其恂恂吶吶居然具文武材信矣分
宜故通先世亟召王郎王郎絕跡相門無私謁分宜
以爲望因而陸沉者五年既參藩議守 郢都上書
引疾不許越明年進監司分巡粵海再上書引疾許
之先是張文忠急兩甥是足張吾宅相兩甥者是監
司父少方伯叔父大司成文忠方得 君誓將並進

而加諸滕兩公不處也比翼千仞而去之及長公既
謝監司次公陽德亦謝叅政彼其聒聒者非不利也
辟羽儀而集于木不亦競爽乎哉兩世以墳麓鳴以
鴻鵠舉則其家歩工矣初寇掠長公境鄉保士崩長
公首事堡永昌次公罷計偕爲植既告成專守乃完
林夫人故左右長公尸內治長公入郢職篙鑰以從
既釋事歸夫人持家秉長公不入城府屏居横塘受
成先大夫主宗盟興禮教捐重費飭學宮間爲民間
晝便宜白守令居常挾筴終日不問家淵默而天游
二十年如一日夫人外主饗祀內主甕飧教主贊脩

功主織絍徽柔共儉庶幾周南諸賓客諸弟子從長
公游屐滿戶外中厨授餐張具較若省括而中長公
舉大夫子三長孝廉次光祿次胄子諸孫勝冠者悉
受業堂背日討而訓之無念爾祖無忝爾所生所不
夙夜者非夫也歲乙酉長公始老越丁亥夫人亦如
之其月一中夾鍾一中大簇其日則皆七日也王氏
舉宗爲長公壽則介次公而抵于太常屬辭太常稱
引家莊其辭斐然具矣林氏舉宗爲偕老壽則受長
公命而抵不佞屬辭不佞寡聞何所藉口顧先世則
魯之自出易與周禮在焉卽不嫺於辭取節可也在

易之繫天地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記禮樂者之言蓋
取諸易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天地定位動靜有常夫人能知之夫人
能言之矣要之乾以行徙不能不本之靜專坤主靜
而利安貞不能不乘之動闢故動爲靜父靜爲動君
乾之姤爲潛乾以之而居始坤之比爲美爲文爲暢
爲發坤以之而代終動靜相乘乾坤不毀幾不容間
故曰中間大生廣生胥此矣長公由潛而見由見而
潛湏然若淵瑟然若蟄闇然若夜未旦春然若谷咯
然若尸居廓然若天府于于然若淡圉圉然若有待

而昭蘇其龍德而游其初是天道也乾道也夫人片
言不踰閾跬步不下堂用而不勤積而不苑不字而
字無成而成不見而章不習而利時合時發時直時
方始足以稱厚德而應無疆是地道也坤道也在禮
七十曰老而傳猶之乎天清地寧退而各止其所六
子代起協力以終天地之功陽爲陰先是宜當戶震
司主器一索而得孝廉坎踐坤位而當乾再索而得
光祿成言乎艮三索而胄子與三陽成而子姓從之
故其數九九陽數也既盛而傳傳而滋盛天地之所
以能長且久者率用此與世之長生久視者王氏居

多其顯者爲子喬爲子晉爲方平皆世類也東海之上至人棲焉偃游者爲安期爲美門偃隱者爲老萊氏夫若婦夫以世類相禪地紀相依庶幾乎脫屣易易爾要之若而人也者雖奇不可爲典要雖高蹈不可以概中庸外其身而身存或一道也說天莫辨于易莫大乎乾坤觀禮者有言周禮所以本也是役也吾其質諸天地而徵諸遺經即善爲辭吾無費矣

燕喜堂序

魯之燕喜何居則壽毋以也夫魯周宗也周之典也豈徒世德專美乎哉毋儀備矣稷以姜嫄歷以姜女

文武以大妊大姒成以邑姜惟曾輔周厥有壽毋吾宗受氏於魯封於潁川著於秦王於越龍驤以下昌阜於新都齊魯昔在比隣乃今南北不相及矣顧新都聚族萬計卒轉轂於四方潛川最蕃益吾宗之昭景也處士堪具資斧受室於趙而居賈臨清是生仲姬即孺人也孺人生而婉孌處士務得耦而妻傳季公季公世以閭右著臨清父毋伯仲具在孺人事舅姑若二姒壹稟於孝敬庭無間言及姑程棄杯棬舅以張繼張宜孺人愈甚得其驩心舅馮几而命孺人姑氏願終身屬汝孺人唯唯獨脩孝養終其身孺人

既舉御史君洎三息女則以御史君獨子栽嘗爲行
乃遍進曾氏張氏二姬曾舉光熙張舉光啟孺人覗
之君已出顧復一如御史君御史君博學廣交傾四
方之士孺人操之廩廩第釋而本業而後及其緒餘
歲丁丑赴公車季公病矣病且革目二孽以屬孺人
御史君自 闕下來奔孤何以報罔極孺人抆泣而
語而父業有遺言孺子第翼二孽有成其誰曰匪報
御史君悉讓家人產歸仲季孺人乃安及御史君令
吳奉孺人就養居有頃孺人亟歸御史君則以毋系
自江南風土習矣孺人否否吾將繫孺子則二孽何

依吾將舉家以行吾何以責孺子爲廉吏吾其爲孺子攝當室行乎哉季公季年惟仲公在季公怡怡然事之也及即世孺人壹以季公故事仲者事仲公即樿椸庋閣不羸猶得及於溫飽俯視諸子諸孫愛等惟振之爲孳孳處士考終二息子亡其産孺人逆母若庶母養於家母以子若婦從庶母以女從皆同受稍終以禮葬各稱其情女兄弟皆貧或餽之食或給之田各望其腹中外待孺人舉火者無慮百餘曹孺人直以一身辦給之慈矣順矣惠且勞矣丁亥夏四月孺人始稱老於庭近屬胄子惟明願乞一言爲壽

不佞則宗人子也其何敢辭竊惟魯侯有母曰成風葢太皞之自出是爲僖公毋須句因之卒聲大義彼父母之邦母德以子而益彰矣夫博施兼濟非有土者不遑而緩急必賙則節俠之所有事孺人即文伯毋非巳婦清也或以庶並嫡或由親逮疏愛則鳲鳩施則葛藟成風然乎哉要以姜嫄姙姒之倫徽音相嗣顧尊居宮掖其於出納無專成澤之下流責在主器猶之大海無潤寧詎以一沃爲腴孺人獨於其身親見之葢齊之孟諸魯之汶泗其潤滋廣御史君起家爲邑拊綸戸而下布衣境內謳歌多士豫附則毋

之教也乃今持斧而按關塞課吏士而殿最之駐㦸來庭雖夷遠徙彼其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方斯禰矣奉壽毋而爲之壽不亦燕喜乎哉齊魯自昔以文學聞故饒作者要以奚斯公爲也今之言則壽毋爲政不佞蹇於口安敢望公子魚借曰能言寧詎能一變至魯奉斯而誦法庶幾乎延陵之審音矣乎

南山篇

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父子之訓也如南山之壽詩人歌之自耇老而耄期皆壽類也余伯舅耄而未倦伯舅之子爲余伯兄老而未傳是

歲辛秋上旬並及初度余帥諸弟上壽作南山篇
汪道昆曰里中世家則吾宗之于母黨葢姬姜匹也
先淑人胡之自出宗于呂祖于姜世以部賦長五區
守本富自外王父無祿外王母從一而終二叔舅席
故饒務豪舉伯舅則先淑人從兄也身不滿五尺畢
視而傴行其少也伯舅致采而二叔舅用壯有不合
或以非禮加之先淑人正色曰不亦甚乎兄長者也
時伯兄齒與二叔舅差近伯舅遣之就賈駸駸起家
歸而趍庭伯舅絕口不言受侮先司馬若先叔父日
從三君子遊也不啻同胞于是愈益賢伯兄獨多伯

舅長者陰戒二叔舅無寧謂兩君難爲兄其後二叔舅遇敵而瑕始折節而下伯舅兩君並登七十故崇下衰而伯兄以堂構承伯舅雖伯舅九十伯兄七十矣在禮七十杖於國伯兄收賦公府猶扱袒躍馬朝出暮歸即賈淮揚乘輕舟若飛鳥無用杖矣乃若伯舅周旋閭里不騎而徒僊僊乎往僊僊乎歸杖何有也在禮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伯兄游道浸廣出入率以身應門客至輒將父命肅之躬視供具伯舅部署庭內比中夜猶持扃鑰周巡里人謂區中方五十里君冕若弁若章甫若惠文若兜鍪若側注若緇布若

白綸諸勝冠者無慮千億有徒郎以谷昜安得一黄
髮黄髮難矣又安得古所希有者而子之藉令得子
如其年又安得遁懸弧而及此酎也禮有三祝不佞
道昆請六之于是首舉爵先以羞伯舅曲跽而祝曰
二姓系出姬姜其始遷皆自宋始世多胡耇諸外王
父始儉於年乃今集諸伯舅而身享無疆伯舅之身
則諸王父之身也請以是爲伯舅壽再祝曰聖如放
勳九男不能必其嗣顏無繇有天幸矣有子而不能
必其終伯舅非聖者也而有子承家子非大賢而齒
若昆弟相帥而難老天乎伯舅不亦單厚乎哉請以

是爲伯舅壽三祝曰彭祖壽矣籛鏗繼之或言彭咸則其孫也仲尼嘗竊比之矣豈不謂賢伯舅有孫善寧善事王父若父行且以經術著益聞孫也昔華封人之祝多男止矣況聞孫乎請以是爲伯舅壽乃退就西序揖伯兄而進曰舉世比屋而婚孰爲肺腑以余童年所記憶宜莫如先王父及諸外王父親比伯舅中年則余考氏叔氏世濟其好乃今不孝昆弟皆當室獨伯舅爲魯靈光吾伯兄一日之養賢於三公吾儕藉百其身無及矣伯兄壽哉更酌曰往不佞戮力四方考氏叔氏家食方從諸耆舊爲社而伯舅以

齒先鴈行乃今吾年始耆伯兄始老兆鄉閭之會吾將尋盟伯兄其以胄子狎主之次者不佞顧以牛耳歸伯舅寔爲司盟其自今日始矣伯兄壽哉二酉曰里中桓文亦唯二姓遞爲盟主庶方不令而從乃今里俗日非何異季世不佞卜居東郭相去三舍而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伯兄以世族而司世籍四方之觀聽係焉代諸父黨以善一鄉則伯兄事也伯兄壽哉里人聞之相率而旅進也其言曰如司馬言長公秉中庸之德不爲名高其産僅中人之家不居厚利彼以高年而世相禪也孰爲隆施語有之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長公之重積則人也其單厚則天也壤人聞之笑曰吾儕幸大有年百年一覯冢君樹秫之田登矣菽粟入矣雞豕時矣此天子之具庶足以盡客驩于是伯舅既釀酒而高視天乃肅客脩爵無算

加爵篇

觴大公始老豫章諸鄉大夫乞言爲壽于時鄧太史自金馬門命酌者本之乎見素陳三爵之辭卒爵則以太素申之斷以加爵時邦相侍几杖欣欣然籍之其後琅琊二公爲之傳記歷千年所邦相守栝蒼乃奉太公郡舍中猶子舍也往太公就緒部樂矣徑歸

其後就瀫水就武林遁樂遁歸如鄉者乃今則樂居栝栝何以得當太公顧俯遠一區傳車歲一巡戶歷月一至雖三號守及寢門省無恙日高春出視事斂若析薪入質程書則禺中爾太公據梧而坐傾耳而概其成即屏常珍腹果然笑矣歲登大耋其初度當鶉火中諸郡相帥諸縣大夫謀爲太公壽則以善言不再毋敢恩太史罡居太公得并州集而屬厭太守公雅善不佞兄弟于是分遣郡使之吳會縣使之新都先是并州遇異人喻少君道益精神益王矣他日以授不佞適二豎爲政學術未成使者日叩門疾日

甚青田則吾鄉之良也重使及門者三不佞拊几而領之毋刺促爲也始吾善太守而知太公既則某太公而諾太守成言在耳業已後期太公吐聲利而茹文辭質有其文矣即非太守吾不失一太公余負論心右婞直左弟靡無論其行卒其辭亦類之太守爲尚書郎以行藝顯不容而後見君子繕部有焉既試武林抗監大夫格分部臣同官之不逮論諸豪舉如論窮囚不佞見客而心下之其抗辭亦猶是也嚮已受命太守宿諾未修即非士大夫吾不失一太守顧太史疇昔之辭至矣眇論何加弇州之才什倍不佞

且彼壯我老其何以當鴈行此不佞之所爲蹜蹜者也竊惟齊紫敗素什倍賈之時人之目盲矣世之涉聲利猶入紫也素而不滓不亦皭然乎哉三入而纁五入而緅七入而緇九而紫非紫者窮其敗素而浮奪朱奪奪則亂真敗則滅質非有差矣敦素則無用朱也何用紫耶太公少孤伯當宅讓歲贏勿問當毋氏而庇伯安其心比攝家秉室季君兒子三熊兒女二人不無事矣歲贏具在當毋氏而讓功聚食者三家當毋氏而割家人產自取其瘠而讓膏腴于季孟之家產三分季室火延仲室則皆燬獨伯遺室巋然

猶存太公直以天幸幸二孤庇是藐諸孤猶庇焭也
毋李年就太公養躬率安人夏百自損以承一雖好
衎衎饗之不自知其以詘爲贏也栖棬澤熄率假貸
以奉有終獨授諸子經引繩墨以敎主䆠及邦相歲
有祿入畢進太公太公操其贏務行其德於是時緩
急急門內外親婚于禽飲于構無告于衣餔以爲常
客及門供具必腆或于其隣坐不辨太公爲召客而
盡其驩太公旣受繕部封章服不御有司賓之鄉射
謝不行之人也聲利不入于心六行不愆於素此其
心則素心也其質行則素履也顧守之也而未化居

之也而未忘忘則懸解化則坐忘是曰太素自太素
之說入日駸駸而化可幾幾于忘矣其始就紹部樂
從都市諸賢豪長者游既則以為俠窟也者而去之
歸老吾素而已既就澉水樂其政平既則以為蘧廬
也者而去之歸老吾素而已武林則東南一都會也
間一出而事游觀既則以為夢境也者而去之歸老
吾素而已是曰見素見則惡能忘其居括也不然進
於忘矣忘則安安則化行年八十而八十化庶幾乎
純白備而為真人有味乎太史脩爵之辭蓋嚮之十
年而後得吾斯以為至矣要之素無色太無名如將

銳而去之而後可與語太銳則有能去則有所能所
在則與俱在能所忘則與俱忘老氏有言聖人去泰
去泰則可素可絢可玄可黃卒之不失故吾歸於無
色無色則無名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德益進吾將
以是進太公等而上之雖百歲可知也于是邦相弄
雛𦚧下得請太公覽揆之辰乃命三爵上爵則七邑
也邦相舉之第祝天者三祝太公者三無用辭矣次
則同官爲僚猶之乎子道也於是乎諸相君遞進而
弁州命辭次則太守子十邑而隷諸大夫諸大夫祝
太公猶衆父父也於是十大夫旅進而不佞三祝太

公引滿而酹曰嘻誰謂司馬有辭竊史贊之緒餘琅
琊氏之土苴爾
天佚篇壽般計相暨莊夫人百五十歲
周之始興左鞬櫜而右惇史蓋貴覩尚齒周道所先
古君侯以禮起家秉周禮以從政禮行於憲乞二三
耆舊在焉計相般公春秋最長君侯故屬計相嚴事
有加計相昔嘗急君侯竊以爲得君侯晩戊子春王
正月旅從計相侍燕君侯計相獻爵而言在禮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正茂歸老五稔承聽不聽自今以往
屏跡飛布之陰饋酳無相及也既卒爵退以其私語

道昆人壽幾何寧詎能自必偕老乃今吾年七十有六吾室七十有四合之得百五十不謂不高使吾從諸大夫後搰搰然爲祭酒先爲嘗食先詩矣道昆避席而起曰有是哉古昔以伉儷特聞顯則文王后妃隱則梁孟顧關雎不序其齒會稽未紀其年夫夫百五十業已周大衍者三歷世者五然而未究也于時君侯起爲壽計相因辭道昆進曰其然非壽期也非壽所也協諸覽揆之辰夫人以四月四日計相以六月四日第擇可爲期踵門而奉卮酒於庭則其所也君侯敬諾期將何從對曰齊有事先配林而後泰山會

事先須宮而後上帝何以故不敢質尊故也且清和
司令固宜飲酎四月良矣期至屬不佞道昆為並祝
之辭君侯帥司農司理二相君而程司徒汪比部暨
不佞道昆從而後先期為約主駕部設上尊入門而
懸輿君侯當命酌者不佞竊以古之為壽各用其情
周公壽成王以弱冠非期也沛公壽項伯以行間非
所也今之為壽者率以什取盈五十曰艾百年曰期
皆是物也惟茲百五十年則艾而期期而艾矣雖有
巧歷莫為名言冥靈大椿由此塗出乃若合併為壽
未之前聞不佞道昆幸得而與知矣譬之日月萬古

此貞明萬古此代明義和望舒同躔異宿固也要之弦望晦朔月以日成娵訾降婁日以月次千歲日致合璧中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郊主日而配以月陰陽和而萬物生此天地之大德也合併之謂也新都爲　高皇帝南輔名世代興都卿相者什有三歙居其五課績則計相居最延賞則計相居多此其緒餘毋復綫纇乃若琴瑟相友冕紱相輝齒德相齊子姓相禪何論境內無兩不亦當世董董乎哉彼其儻然而來嘉祥盈背從流無紀將爲滔滔徼福無厭將爲穰穰無紀非恬也無饜非愉也不恬不愉非在宥之

所爲務也往聞諸許相非𦍑日不肉非上客不珍相
内厝薪近庖非伏枕不授鑰入言許相如蕭相國夫
人如敬姜雖在芬華于是乎有紀矣許相又言厚重
則卿材也吾生也燥奈何得上卿沉靜則壽者事也
吾任佻不自持奈何得上壽且也吾黨同塾者若而
人同庠者若而人同受室者若而人同通籍者若而
人乃今相與白首者曾不能什一吾幸不舂而給不
饁而康歸然靈光直吾有耦天子難老吾何修而得
此哉之人也之言也則君子饜厭之心也恬矣愉矣
堯舜未之遠也而許相居之和氣致祥疇之多福莫

不具足期期艾艾奚翅百五十爲春百五十爲秋邪君侯觴矣伯兄酹矣獻畢則以次授二相君相君遞行觴如鄉者獻畢則以次授二三子二三子遞行觴如鄉者駕部以諸父黨請爲計相行酬再拜而修爵曰君侯以禮而命湯孫自玄烏以下敢不拜賜守善故學禮請以宰夫之獻獻三事大夫道昆進曰居三子猶得奉卮酒爲庭内壽

壽草市程次公六十序

余與江方伯自同朝以迄里居垂三十年相善也其後十年方伯諸子猶北面事余修世講則與吾兒無

擇申以婚姻戊子冬二三子造六函來謁謂朝有股肱之佐則有太常鄉有不二之老則有惇史若海陽程次公者非所謂不二之老乎哉良月上旬次公壽六十惟司馬有辭以備惇史二三子將藉口以命宰夫次公於方伯冢孫爲肺腑親故余問次公質行甚具次公孝友恭儉性端慤然諾必矜始爲儒而業成去而爲賈里俗左儒而右賈次公顧獨喜儒諸儒生爭慕附之是賈名而儒行者也族賈逐什一務乾沒以奸富爲良諸細民從次公貸錢惟以什一爲準無所乾沒脫貧乏之不能出子錢次公惟取毋錢廢質劑

細民歸之者如流水息業益滋初次公父季年兄伯主著居業幾不振次公蒿目而更始居數年數倍其初其後廢著居則嘅足而三分產伯若季私念曰自余持家秉乃減仲產賴仲以有今日今析居願損伯若季以益仲次公舉而均之不私一錢視伯若季怡怡如也嘗賈桐鄉會倭大至阮中丞鶚保桐鄉城倭圍之數重城中糧絕旦暮且破次公首輸千金以佐軍實爲士民先卒保桐鄉城完次公力也中丞褒予次公甚至次公謝不敢當識者比之魯仲連卽劇孟無論矣次公居鄉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當大義不

難以身先之即羣不逞狎侮次公次公置不問性喜施予既饒喜施予益甚諸枵腹而待次公者莫不虛而往實而歸人或貸次公金錢不能償次公亟為之折券已責外毋發居逾十年待次公以老次公毋事之日夕供具惟謹次公善心計故人厚善者率以貲附次公次公為息至倍徙家賴以起次公賈吳會吳郡守高次公義書棹楔旌之次公數得天則有天幸嘗客桐汭左隣火延燒百餘家獨次公所居室巋然獨完人以為瑞宣州守躬行火式閭而禮之又嘗乘車涉冰渡河馬自顧其尾次公以為異乃廻車俄而

氷解賴以不没或以爲次公盛德所感云吾聞之有德者壽得天者壽次公自少而耆篤人倫惇行誼其德足稱一宜壽次公以德得天天之所助者順也即返風涉氷二事天之應次公不啻影響二宜壽次公以不用爲用故得保其精神完三宜壽次公不繫尺組乃隻身以保孤城非烈丈夫宜不及此此其保者雖一邑而國威賴之其所全活者何啻數十萬人四宜壽次公修此四者天之壽次公未艾也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次公有丈夫子六人皆岐嶷恱人志意行且大次公之業而高其門次公且于其身親見

之百順備矣得全全昌非是之謂乎禮六十杖於鄉鄉有不二之老鄉人之所矜式也次公行且列之彛宗天子親祖割饋酳惇史足徵矣奚俟乎予言于是二三子以余言告次公公奉觴上壽次公三醻乃言曰某不聞于德不自意得當司馬司馬以爵仲連而脩我我則安能謹謝不敏于是主賓次第余言揭之次公之堂次公乃肅客就舍

壽十弟及耆序

吾先世家千秋里遁以黃髮而享高年曾大父及伯大父吾大父及吾父吾叔父從叔父併登大耋蓋伯

大父生從叔父是生十弟參軍所謂繼別爲宗則大
宗子也歲甲子吾大父生吾父吾叔父益與從叔父
同年吾父生吾則所謂繼禰爲小宗則小宗子也由
吾曾大父而上歷十有五世率務孝弟力田吾大父
先伯大父始用賈起家至十弟始以經術開諸弟子業
儒術者則自吾始幸而先鳴吾長十弟者一年入則
同室出則同門爲兒則同嬉遊出就外傅則同佔畢
同寢處諸父老有鑒者數目兩孺子以其私語曰昆
則敏矣宜多聞與也椎少文宜多蓄及吾結髮通籍
十弟亦受成而賈鹽居常無所用奇以雎雎決策

顧數有天幸過當取羸居數年倍從叔父之產從叔父乃大喜乃公去而家食庶可無憂吾旣爲尚書郎俯仰董董吾父愠見於色即得御史大夫式賢於丞相弘吾竊竊惑之使平津去牧豕而務學生豈其出卜氏下及吾當室家人生事始得與聞乃竊歎曰嗟乎與其操徑寸毛錐屬辭比事掉三寸舌爲國家決疑而定是非習靜則開方丈室聚諸長者子而學無生豪舉則援北斗而酌五石之樽陶然醉而渙然醒也則十弟不如吾與其左陶右猗修故業而息之無智名無勇功其握算如丈人之承蜩什不失一其徒

時而滋長也如場師之種樹踰年而把中年而拱十年而高十尋則吾不如十弟故吾既釋邦政蓋税天弢者十年於兹進退自如宜及難老乃今顛毛種種衰白相仍十弟猶然客輪轅之區猾猾然覩積著化居之業乃今齒髮如故膂力方剛年雖及杖鄉彊而未艾吾以佚而衰彼以勞而徤則何以哉無亦意適則忘勞忘勞則神王意煩則心亂心亂則神疲修道養壽有省有不省爾疇之五福亟稱壽富康寧而貴無所預蓋治生莫如富養生莫如康寧由是可以致長生壽之資也彼其蹴崇高歷險阻委質於國曾不

有其躬難與語此矣華封人之祝伊耆氏曰壽曰富曰多男夫壽富則于其身多男子則于其後善爲之後家有造而保無疆壽之至也以此語壽十弟其殆庶幾乎往吾及耆之辰十弟從諸兄弟就東郭爲吾壽今茲十弟之始耆也吾亦帥諸兄弟壽之於曼碩之堂吾執爵而與十弟言憶昔兒時依叢薄中偶語吾兩人固當駢肩相逐愼勿入羣兒伍中里嫗聞而宣言之安得此非常語乃今春秋並長宜可與羣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兒時吾與若部署居室其必四面皆三達以應四時四達而虛其中應中央土繞以

流水周旋如環比幼未知明堂辟雍居然寘合乃今弟考居室則其地也不亦肯堂乎哉吾徙城東隅其制湫隘槪諸旋馬亦足以容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兒時伯大父務纖嗇弟猶布衣布被不啻復陶享之乃今廉賈累三百倍疇昔弟猶折節爲儉猥所芬華吾弟觴矣既三酹叔子一渭將舅氏命乞吾言爲酌者先則以太史公言富而好行其德參軍有焉即伉直無深情顧以身振人之急視人在阽危若已推而納之溝壑即小惠未徧庶幾不忍人之心良也無良參軍視若手足茲適初度敢徼惠先君子乞司馬一

言竊惟十弟少長宗公亡敢以其私爲之延譽貿氏先君子則故文學吳子欽蓋亦非常士也吾無用新語第述鄉者之語以應之是爲序

壽域篇爲長者王封君壽

蜀故多賈則物產饒自漢始通西南而京邑郊野之富僅稱近蜀蜀產則良金文錦𣫍毹氍毹赤堇丹鉛竹箭材木兼以巵薑蒟醬笮馬僰牛因地逐時贏得過當第出入灩澦錯雜氐羌此惟土著所宜遠浙者多辟易新都保界罙阻地褊而磽食指滋繁靡不待賈而足上賈樓淮海治魚鹽各守程期歲息不逮什

一顧薄收厚積原大而饒概諸中庸斯愉快勝任矣賈蜀則以奇勝鷹揚而隼擊之無庸蹲鴟麹足可當卓氏第勤遠略埒淮海而捷有加此非常之原創始者所有事也王千距吾里一舍有半是為王氏世家余故從王子脩與計偕子脩從弟子承始入蜀歷四十年所子脩業巳謝監司子承以詘為贏卒致鉅萬蜀人以質行稱王長者以貲斧稱封君及叔子受業成均殆將以其子顯于承莫之應而中外群然並稱王封君封君云子承所至務推赤心望人人腹不招而集不約而堅蜀人蟻附之片言可市無評價無求

良無干利權無畔盟主甚者若家人父子聚族質戒言出惟行無抗無墜久之則雕結待命乎若豚魚來則交臂受成去則喁喁内嚮忠信行於蠻貊固非虛言子承即游于賈人乎顧魁然丈夫也獨持大體出入中倫諸弟諸子從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願與之代興各致千萬有差無德色即手拓家人產畀足分之諸下賈至自新都揔已而聽子承如祭酒市遲則代居以市歸急則代價以歸諸負子承者累八千緡迄今勿問彼中學宮圮子承獨力新之縣大夫嘆曰夫夫以平市得吾民自良賈事是役也責在夫

家之人也羇旅而居無所藉不待徵發而赴公事節俠難哉居無何督學使者行縣召叔子入試補縣諸生時異籍不得試學官有厲禁官師弛禁而命之入蓋多子承仲春懸弧邸中所善客遞爲壽客言西楚二十五年而霸猶恥衣繡夜行封君起中賈而冠上游所欲聚矣奄忽老至無亦將卷土而東乎諸父老日幾幾望之無寧以即次老也于承領之再客善爲老夫謀蓋將携手同歸忠之屬也無論西楚即赤帝子寤寐猶在沛宮老夫既及崦嵫寧無父母之國顧席先世遺澤生子如豚犬者四人長子世綱嘗從老

夫戮力起蜀命之受蜀故業庶幾習蜀事而㞗蜀心
淮海利源且去新都差近部使者主鹽筴厥有章程
即利滋薄無近功蓋王道也次子世紀中材耳老夫
以是命之夫儒爲名高賈爲厚利家司臬而後闚其
無名季子世經業巳籍太學非敢必成名也弟教之
儒成則嗣我家聲否亦不失本業幼子則童犢也未
知所裁天幸假我十年營此三窟及夫繭栗就牿可
觀厥成蒐裘乃在故鄉吾歸不後先是長子受室亦
出樂安我淑人兄女也樂安述其言甚具余壯之蜀
道難於上青天是曰絕域子承輕身獨往歲星四周

備嘗險阻艱難末及稅駕一何壯也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即委質為臣七十致仕班生壯矣迄于白首猶願生入玉門關伏波有言老當益壯子承是已在易自蹇之解俱利西南蓋主利為坤西南其位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老而壯其大壯之時乎進之則為熱洋為滇澳天錫難老其在斯與吾聞西極化人具無量壽其國極樂其人化生且與蜀為隣蜀東裔也命曰壽域彼岸可登子承樂居之十萬八千直跬步耳會長子覲蜀籍余言以趨庭余方擕往無生客言或一道

也長者其以于闐為兜率亦將以震旦為娑婆邪吾將為方外游面質長者

阜成篇

新都山峭厲水清激都人士壹禀於地靈地秉陰而上躋故女德滋茂地道則妻道也母道也亦猶之乎臣道也地主靜不以含弘而廢直方臣主敬不以鞠躬而廢骨鯁母主慈不以栝棬而廢機杼妻以順為正不以琴瑟而廢雞鳴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坤道也新都業賈者什七八族為賈而儁為儒因地趨時則男子所有事外言不入于梱此無與于閫

觀然而已婦窟秦禮抗萬乘搰搰然而工貨殖懷清
者固如是耶揆之無成而代有終殆亦無所逊于天
地故正位乎内致役乎坤不出戶庭握算千里之外
胥賴於此夫坤主利利居貞主利則美利承乾致役
則三子爲役六二之動内直外方敬勝吉而義勝從
不習而利皆由此塗出也吾友方仲子用俊以博士
易傾其曹伯兄用仁季弟用仕皆籍胄子兩人者席
故資治鹽筴都廣陵仲居中而參鴈行北面而受功
令即季孟在事相距千里仲率與聞坐而應之若合
右契竊惟儒賈異業不相爲謀儒者詘化居賈者詘

冥迸猶寒暑之于裘葛也水陸之于舟車也各爲適主疇能相通使公輸般亦一逢掖耳而翟之工不逮端木田何之術孰若白圭輻圓轂方即棘膏不能爲滑其轉轂者非也方毋出於飽飽毋出於方既字而歸方季公盖毋嘗也季公入公倍毋則以藐諸孤屬焉三孤立則毋尸饔不立則何貴於食毋毋以油油著愛嗃嗃者戚斯其有毋之親有父之尊爲家之嚴君一也仲從兄帥弟出入必告晨夕必朝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惟命仲居子舍就養無方毋命可則可之否則否之故毋言不外聞而因仲有聞矣毋有仲姒舉

子用章用章其命如三孤仲姒之操獨子也如母撫
諸坤道得主有常此二母之家教也母猶夫人母也
非有象揥之貴魚軒之榮顧母之介福日增三孤之
業日起要以聖善寧不爲天下母乎何所貴之母儀
備矣本之則母爲大司徒之自出其人以長者特聞
疇昔待年奉母教唯謹其居室爲令女爲碩人及其
有家爲好逑爲壽母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母不其然
庶幾乎珠之淵鳳之穴也夫以大司徒而父三息女
再索得離在乾之同人庸德章而文明著母是已以
母而子三孤再索得坎在坤之比敬義立而德不孤

仲是巳大司徒司國計主人倫卽子姓林林毋出毋
右是則丈夫子也要之衿鞶何負弧矢哉諸長老言
大司徒爲外王父仲爲外孫仲守諸生庭有乎所毋
能食能教能愛能勞席外王父之寵靈一舉而加諸
膝無難矣有縱送而無罄控翩翩超乘而及前茅良
時在茲何不爲也往　世祖紀元甲午大司徒起家
春秋毋在公宮聞之習矣由是嫺于內則私淑敬姜
拮据不以沃忘勞授受不以親踰閾推之廣大悉備
潔淨精微壹本之乎謹嚴毋以身教先之矣良賈直
與時逐良士寧詎違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易者時

也玆其卑成之時乎大司徒有孫世延吾甥也自言
世延不類無能從内兄後視孺人姑諸善内兄者若
而人待命太函爲孺人姑壽世延願將命效之孺人
姑乎領之曰可

太函集卷之十七

太函集卷之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壽域篇

太守公起家梁山未及壯而通籍三十而掌計四十而專城于時大司徒請之新都則大司馬業已爲撫州得請矣其後觸厲禁貳長沙五十而入新都猶然五馬始艾之日鶉火歷禺中先期移書毋謝諸鄉大夫庭謝諸令長誦蓼莪而懷罔極覽揆之謂何一舉醻而毋之非人子也上有明禁幣毋旅飲毋羣一解

天網而還故吾其胡可再再則非人臣也故修之文則言無當肆之筵授之簴則命不共其惟諒于心之無他寔饗明德之賜于是鄉大夫旅進爲壽不以文不以幣不以觴諸令長項項而意不伸喁喁而議未决六馬結轍就不佞而謀焉竊嘗聞之守令猶姑婦也環堵之室姑與婦俱姑介吉祥登壽考夙戒諸婦毋吾以以癠爾曹諸婦傾耳聽之敢不惟命亦惟薦不完釆羞不列珍婦順章矣無寧白首在坐終不能曲跽堂下贊一辭邪斯其無所解于心無所逃于天地者也故恭近于禮而有時乎悖禮衡命非恭而有

時乎爲恭吾黨詘于辭惟司馬爲之擯詔夫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歲至而後官之蓋其愼也漢方尚少終賈代興射策請纓偉哉國士要以繩其危言折其盛氣其惟老成人乎歲拱則章夕拱則祥故速成不若晩成之爲愈也公盛年而最百里傾六曹歷年始彊江左右望若時雨撫之遺愛迄今猶歌儛之當彼其時固信其無非心無過舉矣抑或澠淄未辨日月未更夫人所時有也藉令伯玉未艾果能悉知之悉寡之乎其未邪天將庸玉於成歷十年所其持益固其慮益精不斷知而知不斷寡而寡則公今

日事也境內望公久矣君巳弗克見也者而旣見之
卽有胸而無心其誰不夷且悅此百姓之德也十年
以往六君子方待年公宮異日者得姑而事之直惟
其不嘻嘻則嗃嗃爾乃今姑龔黃而婦卓魯環千里
而聚一堂庭以內無勃磎梱以內無誶語可則可然
則然有所不可務求其可有所不然務求其然和若
和羹應若桴鼓亦越十載而旦暮遇之此諸大夫之
德也顧百姓望公門若閶闔諸大夫奉公戒若神明
雖善爲辭莫之紹介藉令幸得專達其將何辭續大
夫則言劉江陵再守南陽天府書其長者是將不朽

恭問其年歙大夫則言楚有冥靈春秋以百年計者五公之先世楚產也今則二十之一爾其壽徵乎祁大夫則言吾聞天竺古先生其壽無量其居近吾蜀其氏類公公之壽在茲矣婺大夫則言昔張公率政成而上僊蓋自三天子都脫屣此昔之良二千石也公無讓焉休大夫則言白嶽揭海陽時玄帝驂六龍而周六合熙熙春臺明且及爾出游神人永賴公對越之以毋貳壽不亦宜乎歙大夫則言黃山峙者三十六顯則雲門天都容成氏帥六相而侍合宮御六氣以和寓內灝灝如也卒之扈帝之洞庭而公居攝

振千古而弱皇風直將以是郡爲華胥爲建德則公之壽也竊惟古之爲壽者或以山川或以岡陵松栢或以希有或以先民其取數也多各有所當桓公尚矣率山偃蹇莫非先民天竺冥靈則希有也黃山白嶽猶之六翮厲天眞宰赴之以扶搖玄聖邀之以溟涬公時而方祀時而升中二帝臨之百神主矣陟降左右罔不在民舉其大都十美具足議常平則惠議速葬則仁革公市則廉革庸美則核時訊報則敏時徵發則舒禁囮則弭姦禁搏則弭盜覆爰書則審杜竿牘則公修此十者以得民和碁月而政成矣公和

德于上諸大夫庶之諸大夫守和于下庶民保之于
時霞城以南石耳以北華陽東上至于祁陽凡厥有
生莫不平格上下不啻標枝野鹿其斯爲壽域也與
哉彼匹夫之壽止于其躬木石之壽止于其域禽鹿
之壽止于其樊即深根固蔕後天地而凋三光無爲
也以此思壽其壽可知以此修辭則慈而從聽而娩
矣六君子謂善遂述不佞之言以抵閣人謹待命

永貞祝

不佞故短於辭人或以修辭逮不佞不佞非尚口也
者又惡能辭顧善修辭者以信徵不善者以諛爽舉

世競爽不諛之墓則諛之庭墓則有銘庭則有祝銘猶古也自尼父以來未之改也祝以年非古也古之爲壽者不以艾不以耆老不以耄耋期頤親之尊之斯祝之矣人壽不可以百歲期番矣諛者不曰大椿則曰蟠桃胡爲乎必藉與聞以爲口實也何哭之行不必高年偓佺之年不必景行諛者不曰合宮則曰少廣胡爲乎必藉至人以爲口實也要之美而無當則玉卮不若汙杯大而不經則圖南不若斥鷃猥云顯揚之謂者知有善而不傳則不仁姝不知祝之末流則諛諛之末流則誕是則過情之聞懼非仁人孝

子之心無用祝矣不佞班白而聞道有祝無諛非故家世族不書非協輿論不書非孜信不書女德愈益兢兢宜必徵諸宗族姻婭貞則祝聖善則祝羣言無間則祝非此族也不敢與聞蓋其慎也海陽黃母出吾同姓歸五城當在公宮翼翼乎良女也事黃次公居子舍婉婉乎良婦也行年二十有六稱未亡人從一符終七十之期且至斬斬乎其貞也生事舅若繼姑迄于葬祭壹以禮既長公亦謝當室梱內外毋兼攝之撫孤汝培受業函丈居中程督諸掌計駿駿以饒益傾里中綽綽乎其有修能矣不佞未及見其子

惡知其母哉且相距百里而遥聲跡宜不相及第不佞嘗聞之江季平季平聞之孫思永思永聞之朱登之是皆業同宮墻登之則親同肺腑者也其言足徵矣吾宗故尚節義藉不一書不佞方蒞宗盟聞此而喜可知矣登之之言曰次公襁自東歸母誓同穴説者百端不入里婦下氣而言死易立孤難昔人嘗辦此矣與其棄孺子孤斬次公祀無寧保孤存祀爲猶賢乎縱自輕次公無血食所矣母大悟始内水漿汝培僅三齡母以身教有一善則煦煦然命之曰嘻使父在當解頤直吾子也有一不善則嗃嗃然命之曰

嘗使父在當屬額非吾子也以故汝培拊身馴謹仰
奉嚴君及其席故資事居息毋爲之主畫務任人務
趨時某良某無良徵發一如水鑑歲穰宜居歲惡宜
息不啻燭照數計之黃之中輿賴有毋爾諸孫率以
莊見憚侍立申申人言毋留恤緯而綿本支宗婦之
言不虛矣周易在曾吾汪世世守之乃今往祝諸姬
盍取諸易易之取數多矣妻道毋道莫辨于坤初之
履霜陰始凝也次公倍毋藐孤始免于懷坤至靜而
德方毋壹以直方爲訓不從夫而從子无成而代有
終是曰含章居然時發至其折節爲儉不啻以績當

家謂之括囊庶幾早服重積比及白首門祚駸駸阜昌猶之黃裳正位居體至文將在此矣用六非陽也永貞則以陽終陰爲政而陽行乎其中地承天施是也之祝也之言也非直徵之人言而已吾其徵之易吾其徵之坤

蒲江黃公七十序

公子牟曰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太史公則曰人富而仁義附焉二氏皆名言何相倍也戰國權豪都高位擁重貲持梁刺肥履絲曳縞福盈眦矣一旦瓦解曾不得糊其口富何

足恃哉公子年乃爲鄕者之言彼一道也太史公以
言事干吏欲入贖無所藉貲則以士無賢愚非富不
可此一道也要之太史公見其利利在振窮公子年
見其害害在損志言各有所當非通方之士惡能槩
其同哉吾觀于鄕而知黃公獨行君子也吾鄕左儒
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纖嗇之夫挾一緡而起鉅
萬易衣而出數米而炊無遺算矣至其子弟不知稼
穡之艱難靡不鬬雞走狗五雉六梟捐佩外家擁腈
中冓樂則樂矣憂亦隨之雖有江河溺危難奉幸而
以貲通籍得請一官奉檄而行奄有民社視簿領如

左券納苞苴如子錢捆載以歸揚揚意得世俗猶爲賢矣間有廉守成不失舊物散金結客文酒宴遊出入市朝輕肥自恣猥云遊迹金馬竊比東方抑又賢者也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必求負俗之士宜莫如黃公乎哉諸黃世擅素封公之先故席饒益末流之弊汰爲政夸毗子尸之食則常珍居則連欐好女則二八更侍好客則賓從如雲里族或以此招公公弗屑也及夫鬻爵令行貲郎得志于時部閧爲政巧宦者爭趨之清則秘書華則典客惟其所欲朝納價而夕拜官里族或以艶公公弗嚮也久之成功者

退自勝者彊壘守浸瑕利在攻取以故任俠之爲武爲政豪舉以之于是滅虢併虞蔡吳饜越雖有斂者莫測其端或以是請公居間公爲弗聞也者而閉之戸弗就也始公挾章句籍成均顧獨損芬華秉端靖擇地而履居然胄子之良也中年入謁主爵得百里而丞之循理奉公思以一命佐百姓居然少府之良也歸休不問家人產日操杖屨測堪輿舜跖不庚于心堯桀不絓于口里居而雲臥人貌而天行居然隱君子之良也乃今褫真而居嚼然不滓卽未必其穰畏壘將不得老莵裘乎哉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

所樹者良也蘭入澮中君子不服其所漸者無良也乃公亭亭乎其爲麻也卽蓬羅生其側寧復有蓬之心非非乎其爲蘭也不以幽而不芳澮惡得而近之也昔汲黯以嚴見憚武帝稱爲社稷臣其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帝蓋觀其深矣藉令少府一當人主置之朝廷則其先驅若大赤後殿若中黃倏然而來不可招也倏然而去不可麾也進之則社稷之役退則鄉黨恂恂之儒刑于其隣無用富矣昔范蠡用計然之遺策五伯越而二封陶三致千金而散之能矣惜乎其能用術不能不爲術用在禮有之積而能散一

再可已宜不待三至于再再至于三是惟術用鵖哉非
善術也公始勝章甫不佞嘗以童子遇諸塗竊自多
公儒服而儒行其後不佞填楚公先期歸則其官常
可稽則其民譽未之改也中年備在中書君肺腑愈
盍習公鮑氏甥于公子爲婚姻將乞不佞之言爲壽
不佞非能言者也第籍公平生之言即一言一觴之
無算矣

珍睍篇

不佞道昆故善溫司徒於楚既自楚貳邦政司徒遍
進光祿卿大理卿兩及　覃恩父由文林郎進封中

大夫通議大夫授二卿如子秩母王封自孺人始累
封皆淑人葢　錫與命者三大父母皆及再命先是
不佞亦徼三命于父母並老家食不遑將旣乎告歸
寧得息肩所司徒承顏養志父母康食京師歲巳丑
春王正月戊辰太公耋矣淑人踰偕老者四歲其初
度則秋九月戊辰太公業巳倦游且繫李子將去邸
舍歸老巖耕司徒日上食高堂竊幸七箸無損第黃
髮見矣色不復孺齒不復丁曲跽固留不許則又以
巖凝盛于西北時將不任祁寒俟春風生而得請則
以牛車奉父魚軒奉母並入函關郎白首于舍中足

矣太公嘆嗜孺子失辭業已委質而從大臣此身非孺子有也有　君在去留安得自由亦而翁而媼同歸孺子惟命司徒退而深念大人生九月而孤大母躬禱五臺嵯峨諸山扶掖以往旣賈蜀大母有下堂憂悸而趣歸由閒道入持大母泣牀下遂舍賈而歸養大母遇吾母嚴居常嗃嗃吾母兢兢孝養卒得大母驩心乃今二親皆及常珍非純何以具滫瀡大人故誦義閭里婚嫁伯兄女兄諸子女並召近屬諸弟諸兄弟子而餔之丘嫂有獨母申視之如外母也嘗焚積券貽伯兄今名卽急窮人無論贏詘自今有所

振發非純何以給度支故親去與去親留與留何能一日違膝下太公乃降慈色頷之司徒則以八十之年喜不勝懼雖色蒼蒼不失其正第長種種非故長如將卻老而返之童則羽翼不易生刀圭不易致也二親故嗜文事並好儒誠得善言而有概于中庶幾乎果然望其腹矣太公謂善而翁樂聞歲杪司徒從使新都徵辭于不佞不佞不佞不厭黎藿寧詎能薦一臠于尚方司徒以六行教萬民莫先于孝上之求忠于孝子之移孝爲忠則先民言之具矣顧孝不叱馭忠不廻車以是而求兩全難矣司徒將父毋狥　國家

出無岵屺之思居無靡盬之患外則　元后作父孚
内則父母作嚴君出入不倍于大倫臣子之願遂得
矣古之以養爲孝者不以一日易三公湊假而爲庇
家也者常聚相依藉令萬計晦朔千計春秋其去朝
菌蟪蛄一間爾嘗試言之壽有三品有禽鹿之壽有
木石之壽有日月山川岡陵松栢之壽哺烏䑛犢則
齊民蚩蚩者之爲禽鹿是已服食求僊離羣遯世則
山林枯槁者之爲木石是已乃若絕俗而能混俗居
榮而且遺榮此其經天若日月紀地若山川特立若
岡陵禄眞若松栢時而爲重光爲重輪爲百谷王爲

五嶽長爲千仞爲冬夏青青則祿位名壽者之爲蓋得全全昌矣夫崑崙高踦西極有目者將安仰有趾者將安從出爲空同去中國猶遠既而蟠極京兆嘉爲終南是宮闕之屏翰僊靈之窟宅也蟠桃大椿弟以耳視徂徠新甫松栢千雲詩不云乎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寧獨希覯者爲賢乎哉　今上在宥萬方孳孳孝理太宰楊公將母百歲以孝特聞太公第耳司徒食安司徒居依日月之光謳歌堯舜之世天錫難老則維其時由是精聚而氣愈充氣充而神愈王善養生者率用此方術然乎哉爰及升聞　上且

爲之側席脫有新命太公得杖而謝于　朝孝沺
臨雍執爵而酳一坐再至太公與焉即盡九等列三
旌風斯下矣異日者廣厲忠孝以風百官簡在　帝
心司徒由此其選諸卿士日幾幾望之也惡用不佽
緌類爲哉昔人有言禮求之野褐夫在野無能效不
馴之辭願以野人之芹爲珍則和僕夫反命再拜而
送之

代寧篇

都御史臣達上言臣自守吏以至撫臣十七年於外
臣父母在蜀義不遑將逅汲汲以從　簡書萬里踔

絕且守在疆埸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親歲次丙丁臣父母遞登七十乃今復踰年矣臣父由滇臬致仕康食如常近聞臣母悼女弟而過自傷奄忽寢痛思臣願得一見以日爲年臣待罪行間安敢以私請幸茲聞

命進臣大理寺卿得代當即入朝臣願告急歸省疏具則紹介而使新都嚮昔二親及耆幸抵家司馬脩辭爲壽又十年而偕老則右司馬有辭儼然藉兩司馬寵靈幸而得請達歸子舍造膝稱觴公其無意乎善言必再不佞既拜命之辱退以其私就介言往不佞得請寧親則貳卿小政卿在吾爲之貳故無留

行廷尉位上卿蓋九列之一非貳也郎上書叢且修
窒詎能專達乎哉疏入諸公卿擁閼之如不使言廷
尉復紹介新都左司馬之言信矣有懷明發無所解
於其心願庚一言以安膝下不使避席而拜命之再
退以其私就介言言孝莫辨於莊生忌親難矣忌親
非難也使親忘我爲難由廷尉言之近於忌而不自
覺也往島夷大入閩海不使露師五年吾母日以佳
兵爲不祥幸得釋負擔而家食旣畢疆事相見而後
喜可知及不佞以歸省行父毋咕咕爾無溢喜蓋歷
羊腸之坂不無戒心執策而臨康莊不竭力不止此

何以異夷險異也昔在庚戌烽火達於郊關由是開府臨邊不啻以身而捍眉睫虜從目而伺吾圉非豕突則鴟張終歲完聚備之猶懼有御且多口為政惜於鎮鄉密邇市朝朝發夕至彼其顧望逡巡之士不能以一朝居浸假得歸即三公不易也既遷省寺去險即夷　聖天子方定刑書解文罔播大辟屏深文中命士師欽恤無告廷尉當棘木之下奉三尺而持張釋之于定國之平無冤不冤由此其選太公長者故操法平毋戾以聖善聞兩人者日幾幾望之矣上方以孝治天下延世賞以勸忠異日者廷尉質成

與俞擀至以爲人子則孝爲人臣則忠於世澤爲高門於好生爲陰德直將不列珍而飽不承顏而驩矣耕令觴錦江豆玉壘則亦以敬孝以愛孝者之能事桺果養乎哉桺果驩乎哉且也漢二廷尉雖賢卒以重厚少文而嚮用令廷尉斌斌者也質有其文非直卿材知人安民之略具矣　令上簡在明允賛襄賴之由令而嚮用無窮介壽於其親者亦無窮猶之五嶽峙四瀆行昆侖巍巍終古盤據皆是物也自昔不佞居楚望蜀思一　親覆其山川筋力既衰無能客觀察公所雅稱吉甫燕喜張仲在焉即不佞非其人亦

嘗奉君陳之教矣願以不剔之口代不肖之軀庶幾乎得黄耇之歡心脩爵無算

介福篇

泰茅氏曰今之素封猶世祿也世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彼負不貲以逞亦莫不然先王制禮以坊民將令長守其富民無方則坊壞其孰能不波禮莫重於親親親親莫急於孝嘗聞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則載諸内則者爲詳要皆因嚴以致敬抑或徒取苛禮其諸嚴威儼恪之爲乎乃若和氣愉色婉容愛之屬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愛愛而無節則流上之爲翕犢孽其

恩狎下之爲犬馬養其敬亡爰及濫觴相瀆已甚無亦始於漸漬卒以凌夷概其兩端則利祿爲之祟爾夫父天而母地父尊而母親親而不尊故能食而不能教甚則桮棬無澤筭帚有言縣簿之門不啻什五雖有聖善如令人何要以曹之鳲鳩本于周南之樛木吾州里嚴于嫡庶愛不克戚彼其不屬不離名浮實盡其煦煦也者爲口惠其嫈嫈也者爲象恭故庶之弱也母爲政惟所命之嫡之衰也子爲政莫之致詰殆將不免于悖德於禮何哉婚氏吳太母出於程左右太公起宮卒不宜于舉六庶而子之自襁褓以

及斑斕壹視之如已出六庶之母太母也饑受食寒受衣居子舍受尸饔出而就賈受襆糒摹居膝下壹視之如所生人言諸吳金穴纍纍何論有土太母席故資負流俗倚閭陟屺慈孝特聞里名禮教不虛矣勝母母然乎哉是月太母猶躬鬣年始稱耋于時伯子維賢自武林至仲維清叔維明季維涵自廣陵至率孽子浩君諸婦君諸孫諸孫婦諸曾孫羅拜於庭伯子曲跽而請曰自先府君棄諸孤舉皆孱然弱息爾藉二親之餘慶皆得衣縫掖入橋門即無能歸父母顯名猶然守故業而無隕毋幸而耋耋見頫上母觴

太母蹷然太息曰藐諸孤不天未亡人詎忍言壽爾曹數數以爲請吾其酹之三指之三疇昔諸王父母與獨爾王父早世考氏舍儒就賈躍然跂而及之爾曹幼孤刻刻刻將失故步乃今顧露接武端行不愆考氏之靈也所不代考氏終念茲罔極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太母又曰爾考氏當戶合仲若叔兕足三分迄今誦義不衰以孝爲友之能事也乾坤避位六子成能薄以雷風濟以水火通以山澤六位得而萬象生乾坤于是乎不毀矣爾曹第以孝爲友是亦爲政于家和氣致祥有家之利也所不

式相好無相猶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太母又曰考氏布侯於儒以王母命省括而中賈及其討諸孤而訓之也未嘗一日忘成言爾曹皆籍成均賈簉而儒鼓九原猶視其將不饜乃今冢孫始受博士經此其嚆矢也今而後諸孫第扱祉以從鎡基待時秋乃有穫所不廣勵後人以承先志將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余季女從諸孫婦後則逊庭內之言告余余聞而善之曰太母賢乎哉于六庶而忘其庶六君子能子矣善事親而忘其親先民有言敬愛易忘親親難忘親親易使親忘我難兩

者兼志周旋中禮脊此也在易之晋順而麗乎大明晋之貞則坤也母道也其悔離也是代先天之乾予道也六五以柔中下濟六二以柔中承之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太母之謂也福澤其未央乎

金母篇

今夫天蒼蒼蒼蒼爾其下視也亦蒼蒼何有于正色冥冥爾其宰物也亦冥冥何有于成心其與之也非諄諄然命之惡能家賜而人益其作善而降之祥也恢恢乎其網之疏也惡能審察而平施胡生雅言張母莊其質行載諸女史待年而字中年而發自受醮以至

尸饔婦道妻道毋道備矣藐諸孤不怙莊食而救之拮据有成垂大耋而疾幾殆六子刲股遞進病乃瘳子治圃而得伏金爲鋉者二百四十有文在鋌曰賜孝子金不佞灑然異之則何以故刲股非古也或一二行之者殆亦無所解于其心異矣而六子各務自盡其異之異者與鋤而得金異矣署曰賜孝其異之異者與郎胡生示之金未信也太史公故善不佞六子爲近屬諸孫太史公自多其近屬良爲之立傳其言曰刲股不常有賜金亦不常有世儒以二釜鍾惑執其常以槩非常固矣夫郭孟具有天幸聞之先民

兩金兩錢徵之信史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
矯誣然乎哉太史公爲大父行職在宗祏其言則皆
實錄吾可以釋吾疑夫坤德無疆六子之所自出閟
宮有壽母於是乎燕喜瑶池有金母於是乎逍遥天
以母故而賜子金亦曰金母乃今由耋以上旣壽且
康子曰夔夔母曰衎衎逍遥燕喜此其昌期莊得天
張得母即得金不足多也胡生謂莊攻苦如初造日
討諸子而訓之燕喜不遑逍遥何有不佞曰善張其
未艾矣乎无成有終居贏若詘非聖善宜不及此如
天之賜寧論錙銖由今而後殆將賜之忘憂賜之介

福賜之門治賜之章相與之者浸夸得之者亦虛其殆不大東而燕甚不西極而逍遙益受祉之全少廣之屬也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其然乎胡生避席曰吾聞古人藉得千金不如得國士一諾明公亦既諾之矣惟是耒亡人有子六人孫十有九人曾孫八人實受名言之賜侈於千金不佞曰嘻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生不見信吾其取信於太史公太史公國士哉是代天言者也且也太史公金口而木舌靦不佞猶之礫爾何有哉

婺女篇

婺州以星名上應婺女余始為婺下邑左永康右蘭谿式鄉大夫之間故多柱石之材骨鯁之節九原可作吾其東向事之永康則尚書徐公以大臣取重蘭谿則御史童公疏發逆璫姦狀以直臣特聞旣又察其禮俗相刑帷簿斬斬役不踰閾市不倚門斯文獻所由興內則章矣其後四十年而聞徐母童之義益御史公息女尚書公季子婦也尚書公出守吳郡御史公旣謫並移而倅之毋故靖端不待姆教而婉娩尚書有子競爽課之偶句如響應聲遂相約為婚姻待年逆女旣入子舍相夫子事舅姑尚書公多季婦

賢稱御史公父郎嘉公宮之教亦其天性然哉夫子屈首而讀父書奉手澤如面命顧不問家人產梱內職之既入澤宮覬一發中人命延候七札皆不入中道而棄二孤母稱未亡人二孤無怙而有怙矣母之言曰代終者母直將以教若慈承志者孤亦將以顯親者孝及伯子見倍仲子以經術承家既與計偕母呫呫喜發恤孤賢于恤緯乃今不失良冶之裘仲故闒儒高視宿學誓將畢父兄之業庶無負父尸顧數奇猶將過孟明而賈餘勇母曰命也得之不得其如命何夫士委質為臣亦各以其官用職爾秉田委吏出

何必弟乎哉待河之清歲不吾與吾老矣無寧舒從事而亟失時仲子唯然顯臣請從此仕矣旣受沙令將母西行母太息曰吾嘗季年寧詎輕千里而徇五斗孺子夫豈爲吏吾安能必其宜民盍往視乎齊民安母氏安矣會歲旱今走羣望而雩自我而先民天不令之臣請受其咎仰視河漢明星熒熒憂在蒸心通昔不寐囂暴而禜夜露而禱旣雨乃紓母戒魚汗由由然歸矣將發仲子固留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臣詎能離膝下母在與在母歸與歸行止惟命母曰否否士受一命以上則忘其家母不得而子也循令

依依常聚豈烏鳥乎哉且吾所以來懼孺子將不任
昔在家食而母尸饔若第屆首受書不與聞錡釜乃
今保民若乳哺憂民若恫瘝宵旰焦勞不遺餘力子
民如父母殆庶幾乎任矣語曰愼終如始孺子勉之
頃之田父獻瑞禾于庭令載以奉母驩且薦先廟母
曰嘻此皇天后土之貺　太上明德之符祖禰之寵
靈羣黎百姓之德也答天瑞則修恍答　帝瑞則修
職保世瑞則修業保民瑞則修和夫是之謂嘉生夫
是之謂瑞應如使政不加脩而徒以此侘鄙縣不亦
鈋乎仲聞其言爽然自失臣不敢與歟齒臣之母無

畀歟之毋良所不用命者非人子也久之境內大治
監大夫部使者列沙狀以聞比上程書毋得及于
與命歲終入計取道歸寧明年毋登大耋則毘上庶
爵爲壽于庭將先之以酹者之辭莫爲適主弇州已
矣特室巋然獨存遂戶而居不通縉介于時郭丞項
薄相顧詫尉而言君事司馬爲先正先生司馬與君
家執政有連其在肺腑君宜得請吾黨亦將藉此以
放縣大夫尉曰固然可否非艮知所及也癸與新都
密邇其源出焉司馬昔嘗令大夫之鄉撫大夫之邑
大夫工於經藝嫻於文辭司馬習聞之矣閩越皆舊

游也又何讓焉余惟星之婺女者三其名州者一任娶則人文蔚起不亦煌煌乎哉女德僅于徐母見之德隆而星隆矣之人也之德也出懸鏑而受矜盤迄皆髮而被象服不得之中年而得之末路不得之偕老而得之宜男凡厥有家莫不則而象之矣仲子由此奉徽書當古路操直道如外王父修古道如大司空毋偃偃乎未央哉星于是亟輝矣異日者女史有列傳天官有特書無用不朽之辭爲也

太函集卷之十八